舊唐書/卷6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溫大雅　陳叔達　竇威 ◄

舊唐書
卷六十二
列傳第十二　李綱　鄭善果　楊恭仁　皇甫無逸　李大亮

► 封倫　蕭瑀　裴矩　宇文士及

李綱

李綱，字文紀，觀州蓨人也。祖元則，後魏清河太守。父制，周車騎大將軍。綱少慷慨有志節，每以忠義自許。初名瑗，字子玉，讀《後漢書·張綱傳》，慕而改之。周齊王憲引為參軍。宣帝將害憲，召僚屬證成其罪，綱誓之以死，終無撓辭。及憲遇害，露車載屍而出，故吏皆散，唯綱撫棺號慟，躬自埋瘞，哭拜而去。

隋開皇末，為太子洗馬。皇太子勇嘗以歲首宴宮臣，左庶子唐令則自請奏琵琶，又歌《武媚娘》之曲。綱自勇曰：「令則身任宮卿，職當調護，乃於宴座自比倡優，進淫聲，穢視聽。事若上聞，令則罪不測，豈不累於殿下？臣請遽正其罪。」勇曰：「我欲為樂耳，君勿多事。」綱趨而出。及勇廢黜，文帝召東宮官屬切讓之，無敢對者。綱對曰：「今日之事，乃陛下之過，非太子罪也。勇器非上品，性是常人，若得賢明之士輔導之，足堪繼嗣皇業。方今多士盈朝，當擇賢者居其任，奈何以絃歌鷹犬之才侍側，至令致此？乃陛下訓導不足，豈太子之罪耶！」辭氣凜然，左右皆為之失色。文帝曰：「令汝在彼，豈非擇人？」綱曰：「臣在東宮，非得言者。」帝奇其對，擢拜尚書右丞。時左僕射楊素、蘇威當朝用事，綱每固執所見，不與之同，由是二人深惡之。會遣大將軍劉方誅討林邑，楊素言於文帝曰：「林邑多珍寶，自非正人不可委。」因言綱可任，文帝以為行軍司馬。劉方承素之意，屈辱綱，幾至於死。及軍還，久不得調。後拜齊王府司馬。未幾，蘇威復令綱詣南海應接林邑，久而不召。綱後自來奏事，威復言綱擅離所職，以之

屬吏。綱見善卜者，令筮之，遇《鼎》，因謂綱曰：「公易姓之後，方可得志而為卿輔。宜早退；不然，有折足之敗也。」尋會赦免，屏居於鄠。

大業末，賊帥何潘仁以綱為長史。義師至京城，綱來謁見。高祖大悅，授丞相府司錄，封新昌縣公，專掌選。高祖踐祚，拜禮部尚書，兼太子詹事，典選如故。

先是，巢王元吉授并州總管，於是縱其左右攘奪百姓，宇文歆頻諫不納，乃上表曰：「王在州之日，多出微行，常共竇誕遊獵，蹂踐谷稼，放縱親暱，公行攘奪，境內獸畜，取之殆盡。當衢而射，觀人避箭以為笑樂。分遣左右，戲為攻戰，至相擊刺疢傷致死。夜開府門，宣淫他室。百姓怨毒，各懷憤嘆。以此守城，安能自保！」元吉竟坐免。又諷父老詣闕請之，尋令復職。時劉武週率五千騎至黃蛇嶺，元吉遣車騎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先嘗之。達以步卒少，固請不行。元吉強遣之，至則盡沒於賊。達憤怒，因引武周攻陷榆次，進逼并州。元吉大懼，紿其司馬劉德威曰：「卿以老弱守城，吾以強兵出戰。」因夜出兵，攜其妻孥，棄軍奔還京師，并州遂陷。高祖怒甚，謂綱曰：「元吉幼小，未習時事，故遣竇誕、宇文歆輔之。強兵數萬，食支十年，起義興運之資，一朝而棄。宇文歆首畫此計，我當斬之。」綱曰：「賴歆令陛下不失愛子，臣以為有功。」高祖問其故，綱對曰：「罪由竇誕不能規諷，致令軍人怨憤。又齊王年少，肆行驕逸放縱，左右侵漁百姓，誕曾無諫止，乃隨順掩藏，以成其釁，此誕之罪。宇文歆論情則疏，向彼又淺，王之過失，悉以聞奏。且父子之際，人所難言，歆言之，豈非忠懇？今欲誅罪，不錄其心，臣愚竊以為過。」翌日，高祖召綱入，升御坐謂曰：「今我有公，遂使刑罰不濫。元吉自惡，結怨於人。歆既曾以表聞，誕亦焉能制禁？」

時高祖拜舞人安叱奴為散騎常侍，綱上疏諫曰：「謹案《周禮》，均工、樂胥不得預於仕伍。雖復才如子野，妙等師襄，皆身終子繼，不易其業。故魏武使祢衡擊鼓，衡先解朝服，露體而擊之，雲不敢以先王法服為伶人之衣。雖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，授安馬駒為開府，既招物議，大紊彝倫，有國有家者以為殷鑑。方今新定天下，開太平之基。起義功臣，行賞未遍；高才碩學，猶滯草萊。而先令舞胡，致位五品；鳴玉曳組，趨馳廊廟，顧非創業垂統貽厥子孫之道也。」高祖不納。尋令參詳律令。

綱在東宮，隱太子建成初甚禮遇。建成常往溫湯，綱時以疾不從。有進生魚於建成者，將召饔人作鱠。時唐儉、趙元楷在座，各自讚能為鱠，建成從之，既而謂曰：「飛刀鱠鯉，調和鼎食，公實有之；至於審諭弼諧，固屬於李綱矣。」於是遣使送絹二百匹以遺之。建成後漸狎無行之徒，有猜忌之謀，不可諫止。又思筮者之言，頻乞骸骨。高祖漫

罵之曰：「卿為潘仁長史，何乃羞為朕尚書？且建成在東宮，遣卿輔導，何為屢致辭乎？」綱頓首陳謝曰：「潘仁，賊也，誠在殺害，每諫便止，所活極多，為其長史，故得無愧。陛下功成業泰，頗自矜伐，臣以凡劣，才乖元凱，所言如水投石，安敢久為尚書？兼以愚臣事太子，所懷鄙見，復不探納，既無補益，所以請退。」高祖謝曰：「知公直士，勉弼我兒。」於是擢拜太子少保，尚書、詹事並如故。綱又上書諫太子曰：「綱耄矣，日過時流，墳樹已拱，幸未就土，許傅聖躬，無以酬恩，請效愚直，伏願殿下詳之。竊見飲酒過多，誠非養生之術。且凡為人子者，務於孝友，以慰君父之心，不宜聽受邪言，妄生猜忌。」建成覽書不懌，而所為如故。綱以數言事忤太子旨，道既不行，鬱鬱不得志。武德二年，以老表辭職，優詔解尚書，仍為太子少保。高祖以綱隋代名臣，甚加優禮，每手敕未嘗稱名，其見重如此。

貞觀四年，拜太子少師。時綱有腳疾，不堪踐履，太宗特賜步輿，令綱乘至閣下，數引入禁中，問以政道。又令輿入東宮，皇太子引上殿，親拜之。綱於是陳君臣父子之道、問寢視膳之方，理順辭直，聽者忘倦。太子每親政事，太宗必令綱及左僕射房玄齡、侍中王珪侍坐。太子嘗商略古來君臣名教竭忠盡節之事，綱凜然曰：「托六尺之孤，寄百里之命，古人以為難，綱以為易。」每吐論發言，皆辭色慷慨，有不可奪之志。及遇疾，太宗遣尚書左僕射房玄齡詣宅存問，賜絹二百匹。五年卒，年八十五。贈開府儀同三司，謚曰貞。太子為之立碑。初，周齊王憲女孀居子立，綱自以齊王故吏，贍恤甚厚。及綱卒，其女被髮號哭，如喪所生焉。

孫少植

子少植，隋武陽郡同功書佐，先綱卒。

少植子安仁，永徽中為太子左庶子。屬太子被廢，歸於陳邸，宮僚皆逃散，無敢辭送者，安仁獨涕泣拜辭而去，朝野義之。後卒於恆州刺史。

鄭善果

鄭善果，鄭州滎澤人也。祖孝穆，西魏少司空、岐州刺史。父誠，周大將軍、開封縣公。大象初，討尉遲迥，力戰遇害。善果年九歲，以父死王事，詔令襲其官爵。家人以其嬰孺，弗之告也，受冊悲慟，擗踴不能勝，觀者莫不為之流涕。隋開皇初，改封武德郡公，拜沂州刺史。大業中，累轉魯郡太守。善果篤慎，事親至孝。母崔氏，賢明曉於政道，

每善果理務，崔氏嘗於閣內聽之。聞其剖斷合理，歸則大悅；若處事不允，母則不與之言，善果伏於床前，終日不敢食。崔氏謂之曰：「吾非怒汝，反愧汝家耳。汝先君在官清恪，未嘗問私，以身徇國，繼之以死。吾亦望汝繼父之心。自童子承襲茅土，今位至方伯，豈汝身能致之耶？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？內則墜爾家風，或亡官爵；外則虧天子之法，以取罪戾。吾寡婦也，有慈無威，使汝不知教訓，以負清忠之業，吾死之日，亦何面以事汝先君乎！」善果由此遂勵己為清吏，所在有政績，百姓懷之。及朝京師，煬帝以其居官儉約，蒞政嚴明，與武威太守樊子蓋者為天下第一，各賞物千段，黃金百兩，再遷大理卿。後突厥圍煬帝於雁門，以守禦功，拜右光祿大夫。從幸江都。宇文化及弒逆，署為民部尚書，隨化及至遼城。淮安王神通圍化及，善果為化及守禦督戰，為流矢所中。及神通退還，竇建德進軍克之。建德將王琮獲善果，誚之曰：「公隋室大臣也，自尊夫人亡後而清稱益衰，又忠臣子，奈何為弒君之賊殉命苦戰而傷痍若此？」善果深愧赧，欲自殺，偽中書令宋正本馳往救止之。建德又不為之禮，乃奔相州。淮安王神通送於京師，高祖遇之甚厚，拜太子左庶子，檢校內史侍郎，封滎陽郡公。善果在東宮，數進忠言，多所匡諫。未幾，檢校大理卿，兼民部尚書。正身奉法，甚有善績。制與裴寂等十人，每奏事及侍立，並令升殿，與從兄元璹在其數，時以為榮。尋坐事免。及山東平，持節為招撫大使，坐選舉不平除名。後歷禮部、刑部二尚書。貞觀元年，出為岐州刺史，復以公事免。三年，起為江州刺史，卒。

從兄元璹

元璹，隋岐州刺史、沛國公譯子也。少以父功拜儀同大將軍，襲爵沛國公，累轉右武候將軍，改封莘國公。大業中，出為文城郡守。義師至河東，元璹以郡來降，征拜太常卿。及定京城，以本官兼參旗將軍。元璹少在戎旅，尤明軍法，高祖常令巡諸軍，教其兵事。突厥始畢可汗弟乙力設代其兄為叱羅可汗，又劉武周將宋金剛與叱羅共為掎角，來寇汾、晉。詔元璹入蕃，諭以禍福，叱羅竟不納，乃欲總其部落，入寇太原，以為武周聲援。未幾，叱羅遇疾，療之弗愈，其下疑元璹令人毒之，乃囚執元璹，不得歸，叱羅竟死。頡利嗣立，留元璹，每隨其牙帳，經數年。頡利後聞高祖遣其財物，又許結婚，始放元璹來還。高祖勞之曰：「卿在虜庭，累載拘繫，蘇武弗之過也。」拜鴻臚卿。尋而突厥又寇并州，時元璹在母喪，高祖令墨絰充使招慰。突厥從介休至晉州，數百里間，精騎數十萬，填映山谷。及見元璹，責中國違背之事，元璹隨機應對，竟無所屈，因數突厥背誕之罪，突厥大慚，不能報。元璹又謂頡利曰：「漢與突厥，風俗各異，漢得突厥，既不能臣，突厥得漢，復何所用？且抄掠資財，皆入將士，在於可汗，一無所得。不如早收兵馬，遣使和好，國家必有重賚，幣帛皆入可汗，免為劬勞，坐受利益。大唐初有

天下，即與可汗結為兄弟，行人往來，音問不絕。今乃舍善取怨，違多就少，何也？」頡利納其言，即引還。太宗致書慰之曰：「知公已共可汗結和，遂使邊亭息警，燹火不然。和戎之功，豈唯魏絳，金石之錫，固當非遠。」元璹自義寧已來，五入蕃充使，幾至於死者數矣。貞觀三年，又使入突厥，還奏曰：「突厥興亡，唯以羊馬為準。今六畜疲羸，人皆菜色，又其牙內炊飯，化而為血。征祥如此，不出三年，必當覆滅。」太宗然之。無幾，突厥果敗。元璹後累轉左武候大將軍，坐事免。尋起為宜州刺史，復封沛國公。元璹有干略，所在頗著聲譽。然其父譯事繼母失溫凊之禮，隋文帝曾賜以《孝經》；至元璹事親，又不以孝聞，清論鄙之。二十年卒，贈幽州刺史，謚曰簡。

弟孫杲知名，則天時為天官侍郎。

楊恭仁

楊恭仁，本名綸，弘農華陰人，隋司空、觀王雄之長子也。隋仁壽中，累除甘州刺史。恭仁務舉大綱，不為苛察，戎夏安之。文帝謂雄曰：「恭仁在州，甚有善政，非唯朕舉得人，亦是卿義方所致也。」大業初，轉吏部侍郎。楊玄感作亂，煬帝制恭仁率兵經略，與玄感戰於破陵，大敗之。玄感兄弟挺身遁走，恭仁與屈突通等追討獲之。軍旋，煬帝召入內殿，謂曰：「我聞破陵之陣，唯卿力戰，功最難比。雖知卿奉法清慎，都不知勇決如此也。」納言蘇威曰：「仁者必有勇，固非虛也。」時蘇威及左衛大將軍宇文述、御史大夫裴蘊、黃門侍郎裴矩等皆受詔參掌選事，多納賄賂，士流嗟怨。恭仁獨雅正自守，不為蘊等所容，由是出為河南道大使，討捕盜賊。時天下大亂，行至譙郡，為硃粲所敗，奔還江都。宇文化及弒逆，署吏部尚書，隨至河北，為化及守魏縣。時元寶藏據有魏郡，會行人魏徵說下寶藏，執恭仁送於京師。高祖甚禮遇之，拜黃門侍郎，封觀國公。尋為涼州總管。恭仁素習邊事，深悉羌胡情偽，推心馭下，人吏悅服，自蔥嶺已東，併入朝貢。未幾，遙授納言，總管如故。俄而突厥頡利可汗率眾數萬奄至州境，恭仁隨方備御，多設疑兵，頡利懼而退走。屬瓜州刺史賀拔威擁兵作亂，朝廷憚遠，未遑征討。恭仁乃募驍勇，倍道兼進，賊不虞兵至之速，克其二城。恭仁悉放俘虜，賊眾感其寬惠，遂相率執威而降。久之，征拜吏部尚書，遷左衛大將軍、鼓旗將軍。貞觀初，拜雍州牧，加左光祿大夫，行揚州大都督府長史。五年，遷洛州都督。太宗曰：「洛陽要重，古難其人。朕之子弟多矣，恐非所任，特以委公也。」恭仁性虛澹，必以禮度自居，謙恭下士，未嘗忤物，時人方之石慶。恭仁弟師道，尚桂陽公主，從侄女為巢剌王妃，弟子思敬，尚安平公主，連姻帝室，益見崇重。後以老病乞骸骨，聽以特進歸第。十三年卒，冊贈開府儀同三司、潭州都督，陪葬昭陵，謚曰孝。

子思訓

子思訓襲爵。顯慶中，歷右屯衛將軍。時右衛大將軍慕容寶節有愛妾，置於別宅，嘗邀思訓就之宴樂。思訓深責寶節與其妻隔絕，妾等怒，密以毒藥置酒，思訓飲盡便死。寶節坐是配嶺表。思訓妻又詣闕稱冤，制遣使就斬之。仍改《賊盜律》，以毒藥殺人之科，更從重法。

思訓孫睿交，本名璬，少襲爵觀國公，尚中宗女長寧公主。預誅張易之有功，賜實封五百戶。神龍中，為秘書監。後被貶，卒於絳州別駕。

弟續

恭仁弟續，頗有辭學。貞觀中，為鄆州刺史。

續孫執柔，則天時為地官尚書，則天以外氏近屬，甚優寵之。時武承嗣、攸寧相次知政事，則天嘗曰：「我今當宗及外家，常一人為宰相。」由是執柔同中書門下三品，尋卒。執柔子滔，開元中官至吏部侍郎、同州刺史。執柔弟執一，神龍初，以誅張易之功封河東郡公，累至右金吾衛大將軍。

少弟師道

恭仁少弟師道，隋末自洛陽歸國，授上儀同，為備身左右。尋尚桂陽公主，超拜吏部侍郎，累轉太常卿，封安德郡公。貞觀七年，代魏徵為侍中。性周慎謹密，未嘗漏洩內事，親友或問禁中之言，乃更對以他語。嘗曰：「吾少窺漢史，至孔光不言溫室之樹，每欽其餘風，所庶幾也。」師道退朝後，必引當時英俊，宴集園池，而文會之盛，當時莫比。雅善篇什，又工草隸，酣賞之際，援筆直書，有如宿構。太宗每見師道所制，必吟諷嗟賞之。十三年，轉中書令。太子承乾逆謀事洩，與長孫無忌、房玄齡同按其獄。師道妻前夫之子趙節與承乾通謀，師道微諷太宗，冀活之，由是獲譴，罷知機密。轉吏部尚書。師道貴家子，四海人物，未能委練，所署用多非其才，而深抑貴勢及其親黨，以避嫌疑，時論譏之。太宗嘗從容謂侍臣曰：「楊師道性行純善，自無愆過。而情實怯懦，未甚更事，緩急不可得力。」未幾，從征高麗，攝中書令。及軍還，有毀之者，稍貶為工部尚書，尋轉太常卿。二十一年卒，贈吏部尚書、并州都督，陪葬昭陵，賜東園秘器，並為

立碑。子豫之，尚巢剌王女壽春縣主。居母喪，與永嘉公主淫亂，為主婿竇奉節所擒，具五刑而殺之。

師道兄子思玄，高宗時為吏部侍郎、國子祭酒。玄弟思敬，禮部尚書。師道從兄子崇敬，太子詹事。

始恭仁父雄在隋，以同姓寵貴，自武德之後，恭仁兄弟名位尤盛，則天時，又以外戚崇寵。一家之內，駙馬三人，王妃五人，贈皇后一人，三品已上官二十餘人，遂為盛族。

皇甫無逸

皇甫無逸，字仁儉，安定烏氏人。父誕，隋并州總管府司馬。其先安定著姓，徙居京兆萬年。仁壽末，漢王諒於并州起兵反，誕抗節不從，為諒所殺。無逸時在長安，聞諒反，即同居喪之禮。人問其故，泣而對曰：「大人平生徇節義，既屬亂常，必無苟免。」尋而凶問果至。在喪柴毀過禮，事母以孝聞。煬帝以誕死節，贈柱國、弘義郡公，令無逸襲爵。時五等皆廢，以其時忠義之後，特封平輿侯。拜涓陽太守，甚有能名，差品為天下第一。再轉右武衛將軍，甚見親委。帝幸江都，以無逸留守洛陽。及江都之變，與段達、元文都尊立越王侗為帝。王世充作難，無逸棄老母妻子，斬關而走，追騎且至，無逸曰：「吾死而後已，終不能同爾為逆。」因解所服金帶投之於地，曰：「以此贈卿，無為相迫。」追騎競下馬取帶，自相爭奪，由是得免。高祖以隋代舊臣，甚尊禮之，拜刑部尚書，封滑國公，歷陝東道行台民部尚書。明年，遷御史大夫。時益部新開，刑政未洽，長吏橫恣，贓污狼藉；令無逸持節巡撫之，承製除授。無逸宣揚朝化，法令嚴肅，蜀中甚賴之。有皇甫希仁者，見無逸專制方面，徼幸上變，云：「臣父在洛陽，無逸為母之故，陰遣臣與王世充相知。」高祖審其詐，數之曰：「無逸逼於世充，棄母歸朕。今之委任，異於眾人。其在益州，極為清正。此蓋群小不耐，欲誣之也。此乃離間我君臣，惑亂我視聽。」於是斬希仁於順天門，遣給事中李公昌馳往慰諭之。俄而又告無逸陰與蕭銑交通者，無逸時與益州行台僕射竇璡不協，於是上表自理，又言璡罪狀。高祖覽之曰：「無逸當官執法，無所迴避，必是邪佞之徒，惡直丑正，共相構扇也。」因令劉世龍、溫彥博將按其事，卒無驗而止，所告者坐斬，竇璡亦以罪黜。無逸既返命，高祖勞之曰：「公立身行己，朕之所悉。比多譖訴者，但為正直致邪佞所憎耳。」尋拜民部尚書，累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。閉門自守，不通賓客，左右不得出門。凡所貨易，皆往他州；每按部，樵採不犯於人。嘗夜宿人家，遇燈灶盡，主人將續之，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為灶，其廉介如此。然過於審慎，所上表奏，懼有誤失，必讀之數十遍，仍令官

屬再三披省；使者就路，又追而更審，每遣一使，輒連日不得上道。議者以此少之。母在長安疾篤，太宗令驛召之。無逸性至孝，承問惶懼，不能飲食，因道病卒。贈禮部尚書，太常考行，謚曰「孝」。禮部尚書王珪駁之曰：「無逸入蜀之初，自當扶侍老母，與之同去，申其色養，而乃留在京師，子道未足，何得為孝？」竟謚為良。

孫忠，開元中為衛尉卿。

李大亮

李大亮，雍州涇陽人。後魏度支尚書琰之曾孫也。其先本居隴西狄道，代為著姓。祖綱，後魏南岐州刺史。父充節，隋朔州總管、武陽公。大亮少有文武才幹，隋末，署韓國公龐玉行軍兵曹。在東都與李密戰，敗，同輩百餘人皆就死，賊帥張弼見而異之，獨釋與語，遂定交於幕下。義兵入關，大亮自東都歸國，授土門令。屬百姓饑荒，盜賊侵寇，大亮賣所乘馬分給貧弱，勸以墾田，歲因大稔。躬捕寇盜，所擊輒平。時太宗在藩，巡撫北境，聞而嗟嘆，下書勞之，賜馬一匹、帛五十段。其後，胡賊寇境，大亮眾少不敵，遂單馬詣賊營，召其豪帥，諭以禍福，群胡感悟，相率請降。大亮又殺所乘馬，以與之宴樂，徒步而歸。前後降者千餘人，縣境以清。高祖大悅，超拜金州總管府司馬。時王世充遣其兄子弘烈據襄陽，令大亮安撫樊、鄧，以圖進取。大亮進兵擊之，所下十餘城。高祖下書勞勉，遷安州刺史。又令徇廣州巴東，行次九江，會輔公祏反，大亮以計擒公祏將張善安。公祏尋遣兵圍猷州，刺史左難當嬰城自守，大亮率兵進援，擊賊破之。以功賜奴婢百人，大亮謂曰：「汝輩多衣冠子女，破亡至此，吾亦何忍以汝為賤隸乎！」一皆放遣。高祖聞而嗟異，復賜婢二十人，拜越州都督。貞觀元年，轉交州都督，封武陽縣男。在越州寫書百卷，及徙職，皆委之廨宇。尋召拜太府卿，出為涼州都督，以惠政聞。嘗有台使到州，見有名鷹，諷大亮獻之。大亮密表曰：「陛下久絕畋獵，而使者求鷹。若是陛下之意，深乖昔旨；如其自擅，便是使非其人。」太宗下之書曰：「以卿兼資文武，志懷貞確，故委藩牧，當茲重寄。比在州鎮，聲績遠彰，念此忠勤，無忘寤寐。使遣獻鷹，遂不曲順，論今引古，遠獻直言，披露腹心，非常懇到，覽用嘉嘆，不能便已。有臣若此，朕復何憂！宜守此誠，終始若一。古人稱一言之重，侔於千金，卿之此言，深足貴矣。今賜卿胡瓶一枚，雖無千鎰之重，是朕自用之物。」又賜荀悅《漢紀》一部，下書曰：「卿立志方直，竭節至公，處職當官，每副所委，方大任使，以申重寄。公事之閒，宜尋典籍。然此書敘致既明，論議深博，極為治之體，盡君臣之義，今以賜卿，宜加尋閱也。」時頡利可汗敗亡，北荒諸部相率內屬。有大度設、拓設、泥熟特勒及七姓種落等，尚散在伊吾，以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以綏之，多所降附。朝廷

愍其部眾凍餒，遣於磧石貯糧，特加賑給。大亮以為於事無益，上疏曰：

臣聞欲綏遠者，必先安近。中國百姓，天下本根；四夷之人，猶於枝葉。擾於根本，以厚枝附，而求久安，未之有也。自古明王，化中國以信，馭夷狄以權。故《春秋》云：「戎狄豺狼，不可厭也；諸夏親暱，不可棄也。」自陛下君臨區宇，深根固本，人逸兵強，九州殷盛，四夷自服。今者招致突厥，雖入提封，臣愚稍覺勞費，未悟其有益也。然河西氓庶，積御蕃夷，州縣蕭條，戶口鮮少，加因隋亂，減耗尤多。突厥未平之前，尚不安業；匈奴微弱已來，始就農畝。若即勞役，恐致妨損。以臣愚惑，請停招慰。且謂之荒服者，故臣而不內。是以周室愛人攘狄，竟延七百之齡；秦王輕戰事胡，四十載而遂絕。漢文養兵靜守，天下安豐；孝武揚威遠略，海內虛耗。雖悔輪台，追已不及。至於隋室，早得伊吾，兼統鄯善，既得之後，勞費日甚，虛內致外，竟損無益。遠尋秦、漢，近觀隋室，動靜安危，昭然備矣。伊吾雖已臣附，遠在蕃磧，人非中夏，地多沙鹵。其自豎立稱藩附庸者，請羈縻受之，使居塞外，必畏威懷德，永為蕃臣，蓋行虛惠，而收實福矣。近日突厥傾國入朝，既不能俘之江淮，以變其俗；置於內地，去京不遠，雖則寬仁之義，亦非久安之計也。每見一人初降，賜物五匹、袍一領，酋帥悉授大官，祿厚位尊，理多糜費。以中國之幣帛，供積惡之凶虜，其眾益多，非中國之利也。

太宗納其奏。八年，為劍南道巡省大使。大亮激濁揚清，甚獲當時之譽。及討吐谷渾，以大亮為河東道行軍總管。與大總管李靖等出北路，涉青海，歷河源，遇賊於蜀渾山，接戰破之，俘其名王，虜雜畜五萬計。以功進爵為公，賜物千段、奴婢一百五十人，悉遺親戚。仍罄其家資，收葬五葉宗族無後者三十餘喪，送終之禮，一時稱盛。後拜左衛大將軍。十七年，晉王為皇太子，東宮僚屬，皆盛選重臣。以大亮兼領太子右衛率，俄兼工部尚書，身居三職，宿衛兩宮，甚為親信。大亮每當宿直，必通宵假寐。太宗嘗勞之曰：「至公宿直，我便通夜安臥。」其見任如此。太宗每有巡幸，多令居守。房玄齡甚重之，每稱大亮有王陵、周勃之節，可以當大位。大亮雖位望通顯，而居處卑陋，衣服儉率。至性忠謹，雖妻子不見其惰容。事兄嫂有同於父母。每懷張弼之恩，而久不能得。弼時為將作丞，自匿不言。大亮嘗遇諸途而識之，持弼而泣，恨相得之晚。多推家產以遺弼，弼拒而不受。大亮言於太宗曰：「臣有今日之榮，張弼力也。有官爵請回。」太宗遂遷弼為中郎將，俄代州都督。時人皆賢大亮不背恩，而多弼不自伐也。十八年，太宗幸洛陽，令大亮副司空玄齡居中。尋遇疾，太宗親為調藥，馳驛賜之。臨終上表，請停遼東之役，又言京師宗廟所在，願深以關中為意。表成而嘆曰：「吾聞禮，男子不死婦人之手。」於是命屏婦人，言終而卒，時五十九。死之日，家無珠玉可以為唅，唯有米五石、布三十端。親戚孤遺為大亮所鞠養，服之如父者十五人。太宗為舉哀於別次，

哭之甚慟，廢朝三日。贈兵部尚書、秦州都督，謚曰懿，陪葬昭陵。

兄子道裕，永徽中為大理卿。

族孫迥秀

迥秀，大亮族孫也。祖玄明，濟州刺史。父義本，宣州刺史。迥秀弱冠應英材傑出舉，拜相州參軍，累轉考功員外郎。則天雅愛其材，甚寵待之。掌舉數年，遷鳳閣舍人。迥秀母氏庶賤而色養過人，其妻崔氏嘗叱其媵婢，母聞之不悅，迥秀即時出之。或止云：「賢室雖不避嫌疑，然過非出狀，何遽如此？」迥秀曰：「娶妻本以承順顏色，顏色苟違，何敢留也？」竟不從。長安初，歷天官、夏官二侍郎，俄同鳳閣鸞台平章事。則天令宮人參問其母，又嘗迎入宮中，待之甚優。迥秀雅有文才，飲酒斗余，廣接賓朋，當時稱為風流之士。然頗托附權幸，傾心以事張易之、昌宗兄弟，由是深為讜正之士所譏。俄坐贓，出為廬州刺史。景龍中，累轉鴻臚卿、修文館學士，又持節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。所居宅中生芝草數莖，又有貓為犬所乳，中宗以為孝感所致，使旌其門閭。俄代姚崇為兵部尚書，病卒。子齊損，開元十年，與權梁山等構逆伏誅，籍沒其家也。

史評

史臣曰：孔子雲，「邦有道，危言危行。」如李綱直道事人，執心不回。始對隋文，慷慨獲免；終忤楊素，屈辱尤深。及高祖臨朝，諫舞胡鳴玉，懷不吐不茹之節，存有始有卒之規，可謂危矣。非逢有道，焉能免諸？《易》曰，「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」，李綱有焉。善果幼事賢母，長為正人。元璹於國有功，祗練邊事，承家不孝，終為匪人。恭仁仕隋忠厚，馭眾謙恭。破賊立功，方見仁者有勇；掌選被斥，所謂獨正者危。自偽歸朝，懷才遇主，連婚帝室，列位藩宣，始終無玷者鮮矣！師道慎密純善，怯懦無更事之名；抑勢避嫌，署用致非才之誚。無逸知父守節陷難，離母避逆終吉，忠信之道著矣；絕賓客以閉府門，斷衣帶以續燈炷，廉介之志彰矣。於乎，蜀道初開，親老地梗，至孝滅性，子道可知，不得謚為「孝」也，惜哉！大亮文武兼才，貞確成性。賣馬勸農，是為政也；投身諭賊，略也；放奴婢從良者，仁也；因鷹諫獵，臨終上表，忠也；論伊吾之眾，智也；葬五葉無後，報張弼恩，義也；侍兄嫂如父母，孝也；不死婦人之手，禮也；無珠玉為唅，廉也。房玄齡雲，大亮有王陵、周勃之節，名下無虛士矣！迥秀諂事權幸，爰至台司，余不足觀，清風替矣。

贊曰：李綱守道，言行俱危。善果母訓，清貞是資。元璹父子，要道何虧。恭仁獨正，令德無違。師道慎密，抑勢見機。無逸廉介，終於孝思。大亮才德，陵、勃名隨。迥秀托附，實污台司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